



識雜讀晨

陳新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識雜讀晨

陳新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 179-180 號六樓 A 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ong Kong

承印者：海港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星街十五號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版 $\frac{\text{文}/1043}{\text{總}/1963}$ P. 188 32 k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內容簡介

《晨讀雜識》收集了近九十篇雜文，它們是作者多年來在研究魯迅、學習古今中外文學名著等方面的一些收穫。這本集子內容較為廣泛，有魯迅生前軼事的描述，有作家與作品的評介，也有典型形象的剖析，還有人物與事物的考證，等等。

本書題材新穎，文字精鍊，資料充足，因此頗具知識性、趣味性和可讀性。

目 錄

卷頭詩（代序）·····	1
《魯迅日記》中的書帳·····	2
關於魯迅的傳記、回憶錄及其他·····	4
「俯首甘爲孺子牛」·····	6
美術家魯迅·····	8
魯迅和他的母親·····	10
章運水與章貴·····	12
魯迅的摯友內山完造·····	14
師事魯迅的增田涉·····	16
魯迅與蕭紅·····	18
關於《紅樓夢》的脂評·····	20
談談《紅樓夢》的後四十回·····	23
《紅樓夢》裏的傻大姐·····	27
《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	29
關於《水滸後傳》·····	32
《西遊記》中的四大部洲考·····	34
《封神榜》裏的法寶·····	36
《聊齋誌異》的作者蒲松齡·····	38
談《南柯記》·····	40
嚴監生型的吝嗇鬼·····	42
沈括與《夢溪筆談》·····	44
劉鶚和《老殘遊記》·····	46
關於《孫臏兵法》·····	48

《開元天寶遺事》及其他	50
關於唐代傳奇的一段歷史公案	52
話本與擬話本	54
雜談李劫人的《大波》	56
初讀章士釗的《柳文指要》	58
從《隨園詩話》談起	60
中國文學史之類	62
門外詩談	64
漫談抒情詩	66
俗客談詞	68
詩人與酒	70
柳宗元與劉禹錫	73
略談王安石的詩篇	75
大詩人陸放翁	78
李清照的再嫁問題	80
于謙及其詩才	83
龔自珍與魏源	85
長使英雄淚滿襟	87
陸遊及其子孫	89
楊么與岳飛	91
從徐家匯談到徐光啓	93
古之名娼	95
從柴進想到「丹書鐵券」	97
李時珍的驚人毅力	99
三保太監下西洋	101
從「文人無行」想到阮大鍼	103
風箏專家曹雪芹	105

舊戲劇舞台上的楚漢相爭	107
單雄信其人	109
楊戩與二郎神	111
春香與秋香	113
與友人談夢	115
淺談神話	117
中國的聲樂	120
唐明皇和音樂	122
人物畫與吳友如	124
福州木畫	126
巧奪天工	128
中國古代的地圖	130
莫里哀筆下的庸醫	132
席勒三名著	134
從《復活》看托爾斯泰	136
莫泊桑與契訶夫	139
巴爾扎克平議	141
博學的羅曼·羅蘭	143
爲林肯所激賞的惠特曼	145
傑克·倫敦決非瘋子	147
達爾文與斯賓塞	149
《吉爾·布拉斯》	151
阿拉斯加的淘金人	153
爛柯山式的西洋故事	155
犀利的解剖	158
《日本沉沒》與《油斷》	160
從東歐文學談到《傀儡》	162

千面人	164
諷刺與辱罵	166
模仿者未必都是庸才	169
海盜文學	171
福爾摩斯與科南·道爾	173
鬼的故事	175
半個世紀以後	177
婆媳之間	179
天真的幻想	181
印度的古典文學	183
希特勒是「作家」？	185

卷頭詩

(代序)

人生不過百年耳，
將屆古稀興轉奢；
屢涉藝林窺瑞草，
時臨文苑賞名花。
初非自比識途馬，
聊作他人覆轍車。
惟願拋磚能引玉，
指疵正誤賴方家。

作者一九七七年秋於太平山下

《魯迅日記》中的書帳

魯迅先生一貫反對死讀書，讀死書，做「書櫥」。但這並不意味着他根本反對讀書。不，他從來沒有這樣表示過，而且，他自己就勤讀不輟，一生讀書達萬卷以上。

從一九一二年五月先生到達北京，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時起，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去世前兩天）止，先後二十四年以內，他陸續選購了圖書三千八百餘種，共一萬四千多冊；除其中極少數為他人所贈送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他直接花錢買進的。根據《魯迅日記》中所附的書帳來算，計支出了一萬零九百十三元六角五分。那個時期中國的幣值和物價都還比較穩定，如用今天的各項指數折算起來，恐怕遠不只港幣十幾萬元吧？

如此巨款，對達官富商來說，原算不了甚麼，但魯迅先生是以教學和寫作度過一生的，花這麼多的錢來買書，負擔是很重的，由此亦可以想見他是如何的愛好閱讀了。

若問魯迅先生究竟讀了些甚麼書？我根據他自己的紀錄初步分析結果：在一九二三年以前，他所讀的書主要屬於文學、史地、美術三類；文學中尤以古籍為多，此外他對碑帖拓本、名家書畫等也很欣賞。大體上說，和當時一般的學人差不多。

可是一九二四年以後，就大不相同了。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特別是他親身參與「五四」運動，得到鍛鍊，他的世界觀很明顯地有了轉變，其後所購書籍，政治、經濟、哲學方

面的著作漸漸增多，而且還包括了日文的《唯物論與辯證法之根本觀念》、《文學的革命》等。後來中文版的馬恩著作也有了，如《唯物史觀》等，並有不少介紹蘇聯社會制度及其國內建設成就的書。我們今天看起來，似乎很平常。可是不要忘記，那時候國內正處於陰霾漫天、黑雲壓城的時刻，即使在進步的文化界中，讀這類書的人也還不多哩。

鑒於當時國內形勢險惡，先生曾把一部分圖書運往北京，密藏在那邊的故居裏。但很可惜，後來倒是這些書反而先被一個敗類所斷送了，而上海方面的存書則至今無恙。

關於魯迅的傳記、 回憶錄及其他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魯迅先生在寫給他的老友李齊野（詩人）的信中，曾經這樣說：

……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於別人給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麼，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

先生這些話是說得過於謙虛的。其實像先生這樣一位成就卓越的偉人如果不配有一部傳，那就很少有人配得上了。正由於先生採取了這種態度，以致在他生前，雖有不少景仰他的人，包括日本和別國的人士在內，都真心誠意地自願為先生作傳，但都被先生勸止了。

可是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先生逝世以後，人們的感情就再也遏止不住了：紀念他的文章，數十年內從未間斷；成冊成卷的書也絡繹出版，到處可見，而以新中國成立之後尤甚。

當然，自傳是找不到的，因為先生不曾寫。別人給他寫的傳記也比較少，大概由於收集材料不易和不敢輕率下筆之故吧。有人編寫過一部《魯迅傳》，儘管厚厚一巨冊，但正如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書中摘引先生的原著太多（多到完全沒有必要），不大像傳記了。

佳作倒是在那些回憶錄裏。如與魯迅先生相交一生，感情異常深摯的許壽裳先生（已在台灣故亡）寫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我所認識的魯迅》，和先生另一老友章廷謙（作家，

筆名川島)的《和魯迅相處的日子》等。尤其是許廣平先生的遺著《魯迅回憶錄》之類，使我們讀了，對魯迅先生可以有更全面而正確的認識。這不僅因為作者是魯迅先生的夫人，更主要的是出於作者數十年如一日對魯迅的尊從和關切，因而觀察細緻，理解透徹。

除此以外，還有人從各種不同角度上，寫了許多紀念魯迅的書，如《魯迅與木刻》、《關於魯迅的小說、雜文及其他》、《魯迅的幼年時期》、《魯迅的故鄉》等，包括工具書《魯迅研究資料編目》等。這裏是舉不勝舉的。

上述幾本回憶、紀念魯迅的書，雖然只反映了魯迅波瀾壯闊的一生中的幾個斷面，却已畫龍點睛似地向讀者介紹了魯迅的革命戰鬥史。

「俯首甘爲孺子牛」

中國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魯迅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以積勞成疾，病歿於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寓所，終年五十五歲。一九七六年是他老人家逝世四十周年。

魯迅先生一生愛憎分明：對敵人和一切黑暗勢力，「橫眉冷對千夫指」；對朋友、同志和一般勞動人民則「俯首甘爲孺子牛」。

除壯年時期他曾先後在北京、廈門、廣州等地擔任教職，有固定收入外，其餘大部分時間，幾乎都是依靠極爲菲薄的稿費收入來維持自己和家屬的生活的。他自奉一直非常儉約，正像他所說的：「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先生一生中，除參加各種愛國民主活動外，基本上是用筆來戰鬥的。據不完全的統計，自一九〇七至一九三六年的三十年中，他寫下了將近一千萬字的各種著作，計有：

雜文十六冊，共約六百五十篇，一百卅五萬字；

創作小說三冊，散文二冊，共約三十五萬字；

有關古典文學研究的著述，共約八十萬字；

翻譯作品（包括長短篇小說、詩歌、劇本等），共約三百一十萬字；

書信，共約五千六百封，已選印的約一千二百封。

這些偉大的作品，既是中國人民極爲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文學庫藏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

當然，魯迅對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巨大貢獻還遠不止此。這裏只隨便談一點，就是先生對於木刻畫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先生自己是搞文學的，對此原可不問，可是當他看到這種表現藝術既是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有力武器，又有助於提高美術工作者的藝術修養，便不辭辛勞地多方鼓動，甚至自己出錢，幫助青年木刻家們刊印集子，舉辦展覽會。從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給山西太原榴花藝社（一個研究木刻的團體）的覆信中看，他不僅在藝術上指導他們，而且還在政治上關心他們，教導他們應該怎樣在當時的環境下，和黑暗勢力堅持戰鬥，真是語語出自肺腑，我們今天讀了，還不能不萬分感動。

一九二七年二月，魯迅曾應當時的香港青年會之請，到這裏來作過兩次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對香港同胞教育啓發很大，此刻年過六旬的人總還不會忘記吧？

美術家魯迅

首先必須聲明，我用這一標題絕不是爲了聳人聽聞，而是經過思考，覺得這樣寫是符合實際的，否則如果改用「美術愛好者魯迅」，那就分量太不夠了。

誠然，魯迅先生主要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但這並不妨礙他同時又爲一造詣很深的美術家。不錯，魯迅生平從未正式作過一幅畫，也不曾在任何學校裏講過美術史或美學理論之類；但只憑他對中國現代木刻藝術所起的先驅作用，就足以當美術家之稱而無愧。他大力提倡木刻，當時受到他鼓勵和幫助的青年美術工作者就有張慧、何白濤、李樺、羅清楨等一二十人。魯迅不但想盡方法，搜集了許多各國優秀的木刻畫來供這些青年人觀摩學習，並且還把他們的作品竭力推薦出去，或在報刊上發表，或給書籍作插圖；又親自設計選編了《木刻紀程》等書，甚至出錢出力，主辦過多次的木刻展覽。總之，木刻在中國的重新受到重視，並且很快地發展起來，直到取得今天這樣燦爛輝煌的成績，都是和魯迅的努力分不開的。

至於魯迅和鄭振鐸一起選編督印的《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博古葉子》等版畫，對中國古代藝術珍品的整理和保存，肯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魯迅對這一工作也看得很認真，如採用甚麼紙張（他提出應該全用黃羅紋紙，而不同意用普通的毛邊紙），以及交給哪一間印刷所承印等具體問題，都由他親自作出決定，而後交由鄭振鐸去執行。

另外，魯迅對書籍的裝幀設計也特別重視，並且確實可算是個行家。不論哪個書店印行他的著作，他從不交出稿件就算了，每次總要指示他們怎樣排版，怎樣設計封面，怎樣配製插圖。除去書名多數由他親自題寫外，封面的繪製，也決不讓庸人插手。早期，大部分由他特約杭州的青年美術家陶元慶（字璇卿）擔任。他對陶十分尊重信任，遇到書商對陶所作的畫妄加指摘，或企圖改動時，魯迅總堅決反對。有一位當時曾參與其事的朋友告訴我：從藝術的觀點來衡量，也總是魯迅堅持得對的。及至陶元慶不幸逝世後，魯迅又另外物色了錢君匋等幾個人爲他製作封面，始終保持了明靜而又典雅的風格。這也是只有真正的美術家才能做到的。

魯迅和他的母親

正像所有早年喪父的孩子一樣，魯迅從小就對他母親非常依戀，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敬愛之情，至老不渝。

雖然魯迅從未正式宣告廢棄原名，而且在他和親友通信時，也往往具名「周樹人」或「樹人」，但當初他爲甚麼要以「魯迅」爲筆名，而不用周迅、張迅、李迅，這也就可以看出他腦子裏時常記着他媽媽。魯不就是他的母姓嗎？（他媽媽的閨名是魯瑞。）

後來在他的著作中，也往往提到他母親，如短篇小說《故鄉》、《社戲》，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瑣記》等。

實際上，魯迅一生中和他母親同住的時候都並不久。只有辛亥革命前後的一年內，他曾留在故鄉，和母親朝夕相處，一九一二年初，魯迅應蔡元培之召，到南京任職於教育部，後隨部北上，又先後在女師大等學校任教，共在北平居留約十四年。但他母親是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北上的，而一九二六年夏魯迅又到廈門去了。從廈門而廣州，再轉到上海，已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至一九二九年五月中，魯迅因事北遊，母子才於闊別三年後重逢。但魯迅當時因種種原因，只在北平逗留約二十天，便又匆匆返回上海。從此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病逝滬寓，他們似乎不曾再見過。

早在魯迅旅居北平時，就經常寫信給他母親，並按月匯寄家用約一百元。根據那時候的幣值和物價來算，這是很豐厚